

書 帽

丁成巧得妻

苏聚芳 等口述
于永江 记录整理



吉林人民出版社

目 次

- 堵窗戶.....苏聚芳口述 (1)
于永江記錄
- 李大嘮和張聊天.....苏聚芳口述 (2)
于永江記錄
- 肉头段.....苏聚芳口述 (8)
于永江記錄
- 財迷.....苏聚芳口述 (9)
于永江記錄
- 一窩黑.....苏聚芳口述 (12)
于永江記錄
- 樞牙棍兒.....李子孝口述 (14)
于永江整理
- 池塘.....于永江整理 (18)
- 丁成巧得妻.....于永江整理 (21)

堵 窗 戶

天上打雷咕碌碌，
二八佳人止不住的哭，
只因为老天爷下的本是东风雨，
小佳入住的是西房屋。
有心去把窗戶堵，
淋坏油头还得自己个梳；
有心不把窗戶堵，
淋坏了窗櫺紙还得自己个糊。
頂着鍋盖往外跑，
鞋弓足小摔个咕碌碌，
爬將起来往屋跑，
坐在鍋台上直勁兒哭。
伤心不把別人怨，
埋怨二老爹媽太胡涂，
找婆家就該找个庄稼主，
决不該尋个丈夫会說大鼓書，
虽然說外边去把錢賺，
拋下奴家寡又孤，

出来进去人一个，
油瓶子倒了沒有人扶。
有一日死不了的回家轉，
砸了他的大鼓撕了他的書，
留着一个絃子往長街賣，
換來了洋錢銅子兒給他置張鋤，
好天气叫他去把小工做，
阴天下雨床前床后侍候着奴。
明公若問这是什么段，
起名就叫堵窗戶。

李大嘮和張聊天

說湖北道江南，
关东关西紧相連，
关东有个李大嘮，
关西有个張聊天。
他二人行程路遇住在一個店，
掌櫃的过来把話盤：
你們二位都是那里客？
貴姓高名对我言。

大嘮說：我是关东的李大嘮，
聊天說：我是关西張聊天。
掌櫃的聞听不怠慢，
一溜栽花写的周全。
掌櫃的方才写完店簿，
二次有語把話談：
你們一个能聊一个能嘮，
把你本地的新聞談一談。
大嘮說：如若提起我們关东的事，
說起話来賽笑談。
我們关东四十八年沒下雨，
我們关东都是打井水澆田，人民吃飯不求
天。
谷粒長的賽茶碗，
豆粒長的賽冰盤。
扒开苞米留神看，
苞米粒好象尖底兒罈。
我家种了千垧地，
瓦舍也有一百間，
盖房不使磚瓦壘，
一概全是元宝盤。
灌漿不使泥土灌，

一概皮錫漆老鉛，
柁櫨不使楊柳木，
烏木樺梨和紫檀，
我家中娶妻一百個，
生下兒女有一千，
我的兒女全都不是庄稼漢，
全都在朝做大官。
那一天我呆的心悶倦，
坐着八台大轎上了殿金鑾，
上金殿不為別的事，
為只為跟萬歲皇爺把話談，
談話談到天過午，
萬歲爺留我把酒餐，
傳出口旨排御宴，
吃一看二眼觀三。
這些東西吃着還不如饌，
要想吃香椿芽去把鷄子兒攤。
東宮西宮攤鷄蛋，
正宮娘娘往上端。
那一天喝酒天色晚，
我就在朝陽院內安了眠。
看起來在家千日好，

人要出門事事難。
李大嘮說罢前后話，
掌櫃的有語叫聊天：
你看人家年景有多好，
請你把關西談一談。
聊天說：如若提起關西的事，
說起話來更笑談，
我們關西開天闢地沒下雨，
那里還年年好收緣。
我們關西若是下雪下白面，
刮風竟刮青銅板的錢，
刮的平地三尺厚，
並沒有錢串把它穿，
小河流的全是玫瑰露，
大河流的老白干，
油鹽醬醋不用買，
盡從樹窟窿往外鑽。
棗樹以上結餡餅，
榆樹以上結串錢，
睡覺就在棗樹底下睡，
不掉嘴里懶怠餐，
掉在嘴里吃一口，

又酥又脆槓口甜。
我家种兩千多頃地，
瓦舍也有二百多間，
我們关西盖房不使磚瓦壘，
二則不用元宝盤，
要盖房全是大块金鋼鑽，
零零碎碎往里填，
灌漿不使泥土灌，
海罗英广土摻大烟。
柁櫨不使楊柳木，
全是金条往上穿，
苦房不用苦房草，
全是金板往上苫。
我家中娶妻二百多个，
生下兒女足有兩千，
我的兒女都不是庄稼汉，
还不在朝中做大官，全是上八仙下八仙中八
仙，以外还有海外仙。
二十八宿給我來鋤地，
南极子給我看地边，
五斗四曹給我把更打，
九曜星君給我把門看，

左青龙右白虎給我把班站，
勾辰滕蛇豹尾和黃幡前后打轉轉。
那一天我呆的心悶倦，
蹬着天梯上了天，
上天不為別的事，
我去找玉皇老爺把話談，
說話說的天過午，
玉皇留我把酒餐。
九天仙女來炒菜，
王母娘娘往上端，
那一天喝酒天色晚，
我就在斗牛宮里安了眠。
看起來在家千日好，
人要出門事事難。
張聊天說罷前后話，
到惹的掌櫃的不大耐煩，
掌櫃的來把店錢要，
兩個人手內沒有半文錢。

肉 头 段

閑来无事到城西，
瞧見个肉头坐在上馬石。
肉头正在上馬石上坐，
城里出来个要飯的。
要飯的他本是肉头的亲娘舅，
走向前倒給肉头作个揖。
肉头看了看沒把他理，
要飯的一陣气長吁奔正西。
要飯的方才徉徜去，
在城里出来个騎馬的。
肉头一見心欢喜，
站起来他倒給騎馬的做个揖。
騎馬的看了看沒把他理，
叭刺刺催馬奔正西。
騎馬的方才徉徜去，
在旁边走过一个說閑話的。
开言不把別人叫，
口叫肉头听仔細：

方才間在城里出来人两个，
你跟他全是亲戚？
肉头說：要飯的是我八十竿打不着的一个亲
娘舅，
騎馬的是我乡亲哥哥兩姨兄弟一个干小舅
子。

財 迷

有一个老头七十三，
清晨起不消閑，手拿扫帚去把院子攔。
扫前院扫后院，
一扫扫出一个大錢。
这大錢沒地方攔沒地方放，
大錢就往嘴里填。
老头正把院子扫，
头上烏鴉叫連天，
老头听見烏鴉叫，
抬起头来望望天，
他一抬头不要紧，
呱的一声嚥了大錢。

老头他把大錢嘍，
恐怕一命归阴間。
自幼兒口里挪来肚里攢，
盖房置地又攢錢，
我要真的下世去，
唯恐怕这分家业就算完。
越思越想越难过，
把三子叫到他面前。
老头这里开言道，
口叫小子們你听言：
爹爹我要下世去，
多少錢置买棺槨和裝殮？
大小子聞听这句话，
不住心中打算盤，
你老人家下世去，
五百吊錢买棺槨五百吊錢买裝殮。
老头聞听这句话，
走上前去嘴巴子撮。
二小子这里开言道，
口叫爹爹你听言：
你老人家下世去，
五万吊錢棺槨和裝殮，

坟头前唱上兩台戏，
坟后头跑馬上刀山，
四坛經灵魂追荐，
鬧喪鼓子响連天。
老头聞听这句话，
身不由己把臉翻，
二起蹦蹦旋风脚，
把二小子踢个面朝天。
我好容易省吃儉用多节儉，
一时之間你給我玩完。
三小子聞听这句话，
猜透內里巧机关。
三小子这里开言道，
口叫爹爹你听言：
棺槨裝殮我全不买，
那得浪費多少錢，
剔你的骨头卖你的肉，
大街以上去換錢。
老头聞听这句话，
三小子說話对我心田。
我告訴你：
卖肉別上你姐姐門口卖，

外甥女外甥男，抓抓鬧鬧不花錢，
賣肉別上你舅舅門口賣，
你的舅舅大帽子壓人不花錢。
這一挂下水你可別整賣，
里边還有一個大錢。

一 窩 黑

太陽一沒黑油油，
兩口子上場打黑豆，
一場黑豆沒打了，
黑奶奶產生黑丫頭。
黑丫頭長到一十八九，
起了個乳名叫黑妞妞。
黑妞妞往南窪去挖黑菜，
黑手里拿個黑鏟頭，
黑胳膊挎個黑柳斗，
怎那麼巧真對勁兒，
碰見個黑小子放黑牛。
黑手里拿着黑鞭杆，
止不住竟把黑牛抽。

黑丫头爱把黑小子瞅，
黑小子爱看黑丫头，
他二人不得說黑話，
止不住竟把黑眼丟。
黑臉張飞为媒証，
黑臉敬德做由頭。
天黑夜晚說妥黑亲事，
擇一个黑道日子来娶黑妞妞，
找来了四个鉄匠抬黑轎，
黑車以上套黑牛，
赶車的把式賽块黑炭，
送亲的奶奶賽黑車軸，
天黑夜晚方才来到，
瞧見了婆婆家的黑門樓，
有一張黑桌子就在院中摆，
油漆的黑柳斗摆在上頭。
有黑人攙着黑姑娘下了黑轎，
黑小子跪在地上磕黑頭。
拜罢天地就把黑屋子进，
黑姑娘閃目看根由。
地下看：
有黑桌子和黑櫃，

还有一对黑鞦韆头。

床上看：

有黑褥子和黑被，

还有一对扎花的黑枕头。

他夫妻摸着黑过了好几载，

黑姑娘产生一个黑“铁球”。

黑铁球长到一十八九，

想了一个小买卖去卖黑油。

樞牙棍兒

有个老头本姓袁，

兔嘴猴腮鼻子尖。

房子盖的无其数，

土地一眼望不到边，

燒鍋当鋪好几处，

驢馬牛羊也成千。

老头外号樞牙棍兒，

刻薄吝啬怕花钱，

淨給長工吃稀飯，

做菜缺油又少鹽。

三个兒子好玩闊，
冬穿羔裘夏穿衫，
房子修的四不漏，
前后都是风火簷，
紙糊頂棚賽雪洞，
斗大方磚把地幔，
八仙桌子炕上放，
上摆着迎宾待客象棋盤，
坐鐘挂表子午表，
按着时刻响声喧。
这一天長工推了六斗米，
裝簸罗里边冒了尖。
老头吩咐快蒙上，
四外千万盖个严，
長工聞听都沒睬，
好象耳旁风一般，
老头总觉不放心，
走到近前要看看，
蒼蝇抱去一粒米，
老头气得眼发藍。
吩咐快把蒼蝇打，
長工們棍棒掄个欢，